

凤舞九天

楚国风云 八百年

(战国卷)

杨益
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凤舞九天

楚国风云 八百年

(战国卷)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舞九天：楚国风云八百年·战国卷 / 杨益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680-2813-4

I. ①凤…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5820号

凤舞九天：楚国风云八百年·战国卷

杨益 著

Fengwu Jiutian: Chuguo Fengyun Babai Nian · Zhanguo Juan

策划编辑：韩敏 亢博剑

责任编辑：林凤瑶

封面设计： 风益广告设计
QQ: 2817888460

责任校对：祝菲

责任监印：朱玢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电话：（027）81321913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工科技园

邮编：430223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13

字数：206千字

版次：201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30.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杀气成云，再无仁义写春秋

1. 礼乐崩坏乱天下 002
2. 白公熊胜乱郢都 005
3. 叶公子高平乱贼 009
4. 灭陈败巴显威武 014
5. 强敌末路哀吴王 017
6. 渔翁之利收淮泗 020
7. 宗师斗法止兵戈 024
8. 墨家人楚难用事 030
9. 道德天下楚惠王 033

第二章

痼疾当消，变法必自血中出

1. 道法自然润三江 038
2. 无为而治楚简王 042
3. 声王遇盗遭横祸 046
4. “三晋”南犯悼王惊 049
5. 才高德薄用吴起 053
6. 变法图强扬楚旌 058
7. 万箭穿身殉君王 062

8. 变法得失说秦楚 065

第三章

楚风大振，三分天下有其一

1. 承前启后楚肃王 070
2. 三强联手破魏国 073
3. 唇枪舌剑争楚廷 077
4. 齐威秦孝成鼎立 080
5. 楚威王灭越临海 083
6. 徐州大战挫强齐 088
7. 扑朔迷离遇纵横 093

第四章

祸端连启，关西虎狼逞爪牙

1. 楚怀王雄心千丈 100
2. 入合纵徒劳无功 104
3. “施厚黑”张仪欺楚 109
4. 朝秦暮齐乱方寸 115
5. 中奸计客死秦关 120
6. 五国伐齐自掘墓 126
7. 失江汉落叶秋风 129
8. 再亲秦苟延残喘 132

第五章

狂澜既倒，壮士挽天终乏力

1. 春申君护主立功 138
2. 遇毛遂出兵救赵 140
3. 东灭鲁国西避秦 143
4. 再合纵贻笑大方 147
5. 献美人血染棘门 151
6. 大厦将倾忧患频 156
7. 凭血气项燕破敌 158
8. 王翦兴兵楚国亡 163

第六章

火翼天翔，凤羽狼血铸华夏

1. 楚虽三户必亡秦 170
2. 陈胜举义大楚兴 172
3. 怀王再立传薪火 175
4. 刘、项破秦入关中 180
5. 尊楚帝分封诸王 186
6. 平天下楚汉相争 192
7. 秦楚合一开汉朝 197

后 记



第一章

杀气成云，再无仁义写春秋



1. 礼乐崩坏乱天下

公元前489年，楚昭王熊珍去世，其子熊章继位，史称楚惠王。熊珍英年早逝，享年不过30多岁，熊章继位时还是孩子。幸亏他的几个伯父、叔父，熊申（子西）、熊结（子期）、熊启（子闾）都忠心耿耿，合力扶持小国君治理楚国。

楚惠王继位之初，继续其父楚昭王的政策，以安抚国内为主，争霸天下为辅。

在春秋中后期，主要的强国是晋、楚、秦、齐，以及在春秋后期崛起的吴、越。中原地区数十个中小诸侯国中，最重要的有八个：鲁国、郑国、卫国、宋国、陈国、蔡国、曹国、许国。在很长时间里，楚国争霸的大致方略是：尽量稳住靠南方的陈国、蔡国、许国这三个小国；反复与晋国争夺中原枢纽郑国；对最不听话的宋国，时常进行敲打；对于偏北的卫国、鲁国、曹国，在有余力时加以笼络和争取。

而楚昭王、楚惠王父子，基本放弃对郑国、宋国的争夺。许国被郑国攻灭，楚昭王就把许国臣民搬迁到楚国境内，留存社稷。蔡国投靠吴国，楚国也不再计较。唯一还在争的，只剩陈国。

此时东周的前半段——春秋时期已近尾声，原有的分封制遭到严重破坏，各地陷入极度混乱的诸侯争霸时期。如果说过去100多年里，“晋楚争霸”是天下主要的痛苦来源，那么在楚国收缩争霸意图的情况下，北方诸国并未消停，反而烽烟另起，愈演愈烈。

北方诸侯之间有着矛盾，如齐晋矛盾、齐鲁矛盾、郑宋矛盾……各国内部也有矛盾，很多国家的大权落入卿大夫甚至家臣手中，掌权的卿大夫与国君之间，卿大夫彼此之间，相互争斗，祸乱不断。

同时，新近崛起的吴王夫差一心想成为新的霸主，频频北上中原，闹得比以前的楚国还要厉害。

公元前487年春天，宋国攻灭曹国，还把曹国末代君主斩首。中原八小国，至此只剩七国。紧跟着，吴国北上进攻鲁国。到夏天，齐国又和鲁国打了起来。

公元前486年春天，宋国和郑国打得不可开交。本来齐国联合吴国一起攻打鲁国，可是后来鲁国跟齐国讲和，吴国大怒，反过来联合鲁国攻打齐国，逼得齐国人杀了齐悼公。夏天，晋国也来趁火打劫，进攻齐国。

公元前485年，齐国报复进攻鲁国，鲁国联合吴国反攻齐国，大败齐军，缴获八百辆兵车。

……

再往后，宋国发生桓魋之乱；卫国太子发动政变把自己父亲轰出国，孔子的徒弟子路死在动乱中。齐国掌握大权的田成子（陈国公室后裔）居然杀死国君齐简公，从此以后，齐国大权完全落到田氏家族手中。姜子牙的后裔姜姓齐侯虽然之后还保留了一百年的君位，但却彻底成了傀儡。

差点灭掉楚国的吴国，则更加嚣张。吴王夫差比其父阖闾还霸气。他大败齐国之后，俨然以天下首领自居，强迫中原国家与吴国结盟。对不听话的卫国、鲁国、宋国等国，吴王夫差毫不客气地加以围困，甚至出兵威胁。

某种意义上说，吴王夫差这种短视而暴虐的表现，与楚国初期楚武王、楚文王等人的作风类似。不同的是，楚国后来在楚庄王、楚共王时代开始收敛，最终寻找到一个刚柔并济的平衡点。而军锋更加犀利的吴国，却已经来不及等到一位新的君主来改革了。

吴国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改良称霸路线，比如伍子胥就屡次劝谏吴王夫差。然而吴王夫差却杀死了忠心的伍子胥，另一位楚国叛臣伯嚭成为他最宠幸的大臣。遗憾的是，伯嚭尽管也是难得的人才，但更善于阴谋诡计，而缺少雄才大略。伯嚭当权，使得吴王夫差更加陷入穷兵黩武的狂躁状态，为了追求个人享乐与个人威望，他绑着全国军民不断对外出击。兵圣孙武也在这段时间离开了吴国。

近数十年来，吴国已经取代晋国成为楚国的主要威胁，吴国的内乱，对楚国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为此，楚惠王和他的叔伯们采取了两套应对方案。

一方面，楚国有限度地与吴国进行争霸战，主要是与吴国争夺陈国。陈国如果投靠吴国，楚国就去攻打；如果陈国遭到吴国攻打，楚国就去救援。这种模式大致和过去的晋楚争霸类似，但楚惠王君臣注意控制了战争规模和频度。

例如，陈国在公元前486年投靠吴王夫差，楚国司马熊结便率军讨伐。次年冬天，熊结再次攻打陈国，吴国的季扎带兵救援陈国，对熊结说：“两国的君主不修养德行，反而用武力争夺诸侯，这样下去百姓太遭罪了。要不咱别打了，撤退吧？”于是两军就各自撤退了。

这样一来，楚国既保存了元气，致力于国内发展，同时又对吴国构成一定威胁，遏制其全力争霸中原的势头，但又不至于把吴国完全激怒，引发大规模战争，可谓三全其美。

另一方面，楚国继续扶持越国，利用越国牵制吴国。在楚昭王后期，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击败而屈服。在楚惠王继位的前几年里，越王勾践继续假装臣服，低三下四地侍奉吴王夫差，甚至出兵配合吴国争霸中原的战争。但这只是韬光养晦之计。在楚人范蠡、文种的谋划下，越国养精蓄锐，实力逐渐提升。

公元前483年，越王勾践趁着吴王夫差在黄池和晋定公争霸之际，出兵攻打吴国，俘虏吴国的太子友、王孙弥庸、寿於姚等留守重臣。刚刚争得霸权的吴王夫差，只好匆匆带兵回国。越王勾践见吴军主力尚存，便与吴国讲和。

自此，吴越战端重开。楚国趁机浑水摸鱼，在公元前480年，令尹熊申、司马熊结带兵攻打吴国。吴王夫差失去了名将孙武和贤臣伍子胥，又遭到楚国、越国两大强国的夹击，顿时顾此失彼，军事防御摇摇欲坠。

公元前479年，儒家创始人孔子去世。这位一心希冀恢复西周分封秩序的哲人，为实现政治理想奔波数十载，最终希望化成了泡影。这也象征着更加动荡与残酷的时代将要到来。

就在孔子去世的同一年，另一场剧烈的震荡，同样笼罩在楚国君臣的头顶。



2. 白公熊胜乱郢都

引发楚国内乱的是楚惠王熊章的堂兄熊胜。他是楚国前太子熊建的儿子。

楚惠王熊章的祖母伯嬴夫人是秦国的公主，原本是要嫁给当时的太子熊建的。结果奸臣费无极一番怂恿，楚平王熊弃疾将伯嬴收入后宫，生下楚昭王熊珍，也就是楚惠王的父亲。同时太子熊建娶了齐国公主，生下熊胜。

所以，熊胜论辈分虽然是楚昭王的侄儿，楚惠王的堂兄，可他跟楚昭王几乎同岁。

后来为了这父子俩抢老婆的丑闻，加上奸臣费无极的挑拨离间，熊建被迫逃离楚国，辗转到了郑国。郑国国君对他挺好的，专门封了一块地给他。熊建不愧是楚平王的儿子，野心勃勃，还想趁机勾结晋国，夺取郑国。结果因为他太暴虐，得罪了封地的人民，阴谋诡计泄露，被郑国人杀了。熊胜年幼丧父，在伍子胥的保护下逃到吴国，在这之后才有伍子胥率领吴军攻占郢都的事。

这些都是几十年前的陈年往事了。后来楚昭王赶走吴军，吴王阖闾被越国所杀，吴王夫差又打败越王勾践。这些风云变幻之际，熊胜都老老实实待在吴国。

等到楚惠王继位，令尹熊申觉得楚昭王英年早逝，楚惠王年幼，正需要宗室中的得力人才，同心协力来治理国家。熊胜的父亲虽然叛逃，但那是奸臣费无极怂恿的。令尹熊申听说熊胜得到伍子胥的教诲，才干出众，于是想召他回国，希望多一份助力。

这时候却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他叫沈诸梁，字子高，官封叶公，也就是成语“叶公好龙”的主人公。虽然在成语故事中这位叶公是被嘲讽的对象，而且他身材瘦小，走在外面一副要被衣服压垮的样子，但在政治上

却是个高手，曾向孔子学习过。

他皱着眉头对熊申说：“令尹大人，我听说熊胜既狡猾，又喜欢作乱，把他引进来，不是自找麻烦嘛？”

熊申道：“别光盯着缺点啊。我听说熊胜为人诚信，说到的一定做到；又很勇敢，死都不怕，完全可以把他安置在边境，让他抵御外敌入侵！”

叶公子高道：“什么是诚信？能顾全仁爱才叫诚信，不管是非，说到一定做到，那叫蛮横。什么是勇敢？能遵循道义才叫勇敢，不论善恶，一心玩命，那叫莽撞。我听说熊胜喜欢结交亡命之徒，恐怕他的野心不小。把他引进来，你一定会后悔的！”

熊申愣了一下，说：“他虽然有这么多缺点，毕竟是我父王的孙子，是我的侄儿。我好好对待他，他还是可以为国家出力的吧。”于是他就把熊胜召了回来，让他担任楚国和吴国边境的巢地（今安徽巢湖市）大夫，号称“白公”，因此史书上又把熊胜称作“白公胜”。

叶公子高看白公胜回国了，心头直打鼓。他跑回自己的封地叶地（今河南叶县一带），不再参与朝中大事。

白公胜到了巢地，励精图治，管理政务，训练军队，几年下来，将巢地打理得井井有条。令尹熊申看这个侄子这么争气，不禁为自己的用人之明而得意。

到了公元前479年农历六月，也就是孔子去世后两个月，白公胜向熊申请求：“令尹大人，当初郑国人杀害了我的父亲，请您出兵攻打郑国，为我父亲报仇。”

当时，中原早已不是昔日“晋楚争霸”的格局了。相反，东边的宋国、鲁国等频频遭受吴国的威胁，而郑国因为偏西，反而远离战乱，晋国、楚国、吴国三家都没有攻打它。

熊申心想，你父亲被郑国杀死，那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楚国遵守道义，怎能擅自开战呢？他好言安抚熊胜道：“楚国一切政事还没步入正轨。但是郑国这仇，我是不会忘记的。”

过了几天，熊胜又一次请求攻打郑国。熊申大约有些害怕这位咄咄

逼人的侄儿，于是他答应了熊胜的请求。他想楚国除了和吴国争夺陈国之外，也有些年没与中原各国打仗了。不如就派支人马去走一遭，无非耗点粮草，让侄子出口闷气。

然而，楚国军队还没出动，晋国居然先南下攻打郑国了。

郑国保留着过去的传统，晋国入侵郑国，他们就派使者到楚国来求救，还准备了厚礼，送给令尹熊申等诸位当权者。

熊申琢磨了一下，郑国主动来求援，正是北上中原的好机会。

于是，他答应了郑国的请求，和郑国结盟，并命令早已整装待发的楚军，北上救援郑国。虽然这些楚军原本是准备攻打郑国的。

朝堂上，楚国大臣们一片欢呼。如今吴越对战，北方诸国乱斗，楚国扶危济困，谁说不能重新恢复楚庄王的霸业呢！

一片喜气洋洋中，只有一个人脸色铁青。

他就是白公胜。

目睹堂上喜笑颜开的郑国使者，白公胜咬牙切齿道：“郑国人既然在这里，那么仇人也就在不远处了。”

说罢，白公胜转身出了朝堂。他怒火填膺，脑子里只想着报仇，一不留神，把手杖拿反了，手握杖尖，杖柄在地。走了没几步，手杖的尖儿滑出，戳到了他的下巴，他竟也没有发觉。就这样，他的下巴戳出了一个窟窿，鲜血一滴一滴地从伤口涌出，淅淅沥沥地洒了一路，而白公胜竟然毫无知觉。

回到家中，白公胜就开始霍霍磨剑。熊申的儿子熊平正好路过，不禁好奇地问：“堂兄，您为什么亲自磨剑呢？”白公胜说：“老弟啊，我熊胜真人不说假话。磨刀，是打算杀你父亲熊申。”

熊平吓坏了，跑回家报告父亲。熊申还不肯相信，他说：“熊胜贤侄自幼失去父亲，我对他就像鸟妈妈保护幼鸟一样。等我死了，这令尹的宝座还不是他继承么，他为什么要害我？”

白公胜听到熊申这么说，仰天长啸：“你真是狂妄得紧啊！不杀了你，我还有脸见人么？”于是他和自己的心腹大将石乞商量起谋反的事。

正巧，此时吴国人入侵巢地，白公胜迎敌，大获全胜。之后，白公胜

向朝廷请求，让军队到都城来敬献战利品。

楚惠王那时还年轻，对政事知之甚少。而令尹熊申，也想趁这事儿安抚侄儿一番，就同意了。白公胜的军队就这么全副武装地进入郢都。

公元前479年七月，白公胜发动叛乱。他带领自己的亲信军队，手持明晃晃的刀剑，把楚惠王和大臣们都给围住了。

看着堂上目瞪口呆的楚国君臣，白公胜哈哈狂笑：“令尹阁下，叔父大人，您还把我当成小孩么？”

面对嚣张的侄儿，令尹熊申悔之莫及。他又羞又愤道：“我识人不明，害了楚国，害了大王啊！就算死去，我也没脸见先王了！”他用袖子遮住脸，走向叛军，立刻就被叛军捅死了。浑身鲜血倒地咽气的最后一刻，熊申还是紧紧捂住自己的脸。

熊申的弟弟司马熊结（子期）比哥哥硬气。他慨然道：“当初老夫凭借这一身勇力侍奉楚王，今天要善始善终！”他大喝一声，从庭院里拔出一棵樟树当作武器，挥舞着朝叛军冲去。连敲带戳，一连杀伤了好几个叛军，最终寡不敌众，倒在血泊之中。

令尹子西和司马子期都死了，白公胜又抓住了他俩的弟弟熊启（子闾），逼迫他说：“叔父，您来当楚王吧。”熊启冷冷一笑：“侄儿啊，你如果能尊奉楚王，安抚楚国，那我啥都听你的。可你要是为了一己私利，祸乱楚国，那我绝不屈服。”白公胜急了，拔剑指着熊启的心口，吼道：“当楚王就活命，不当楚王就死，你选哪样？”熊启怒目圆睁：“你这是侮辱我么？我要想当楚王，十年前楚昭王就让给我了！如今，你杀害了我的两个哥哥，还想拿楚王的位置来讨好我？你就是拿天子之位来讨好我也没用！果然是吴国蛮夷地区长大的，完全不懂得礼法道义！”就这样白公胜把熊启也杀了。

熊申、熊结、熊启三兄弟，当初辅佐楚昭王熬过了吴师入郢的艰难岁月，又辅佐年幼的楚惠王渡过执政的最初几年，转眼间被白公胜杀死。楚惠王看着眼前这个满手血腥的堂兄，简直要吓哭了。

几个叔父都杀了，下一步要做什么呢？白公胜感到一丝空虚。他的心腹石乞说：“一不做二不休，赶紧把府库全烧了，把楚王杀了，彻底搅乱

楚国，才能成就大事。”白公胜说：“不行啊，杀死君王不吉祥，烧掉府库没有积蓄，我们怎么还能保有楚国呢？”石乞一听，急得跳脚说：“主公！现在咱是造反，您还管将来？真要能造反成功，楚国都是您的，您还怕没有积蓄，还怕不吉祥？”然而白公胜还是不肯。他吩咐士兵把楚惠王带到高府中软禁起来。

白公胜野心勃勃，蓄谋已久，一击得手。然而他的这次叛乱在政治上却是极不成熟的。可以说，叛乱的导火索仅仅是怨恨令尹熊申不肯出兵伐郑。虽然造反的行动细节颇有谋略，但在第一步得手后如何进行政治布局，他却全无主见。

再考虑到白公胜曾待在吴国多年，他回楚国后发动叛乱，恰好在吴国陷入楚国、越国夹击之时，而叛乱又以“击退吴军入侵”作为幌子。综合看来，白公胜之乱，可能是吴国为了动摇楚国而安排的一次计谋。虽然此时伍子胥早已去世，但吴王夫差的太宰伯嚭，毕竟也是擅长阴谋的。

可怜白公胜，做了他人的棋子而犹不自知，就这样被自己的野心驱策，奔向害人害己的不归之路。



3. 叶公子高平乱贼

白公胜占领都城，杀死叔父熊申、熊结，控制楚王，达到了自己人生的巅峰时期，似乎成功就在眼前。如果换成数百年前蛮夷时代的楚国，到了这一步，白公胜确实也可以号令国内，接受效忠了。白公胜在吴国，曾亲眼看见老师伍子胥辅佐公子光（阖闾）杀害吴王僚，夺取君位，他也想在楚国运用这种方式夺权。

然而此时的楚国，早已不再是过去那个一味动用暴力、服从暴力的国家了。相反，楚庄王等人推行的道德礼法，已然逐渐渗入楚人的灵魂。原有的血气之勇，再加上道德的凝聚，逐渐铸成一种宁折不屈的精神力量。这与吴国国情是完全不同的。

白公胜的叛乱，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郢城中的军队，还有成千上万楚

人心中的这种忠义精神。

白公胜其实也是拥有一定法统的。毕竟他是楚平王熊弃疾的孙子，他父亲是前任太子，父子的逃亡是奸臣费无极陷害的结果，令人同情。然而，伴随着楚昭王领导全国军民反抗吴国入侵，恢复楚国，更主流的法统早已落到了楚昭王-楚惠王一系。尤其楚惠王和白公胜的三位叔父，都是为楚国立下大功的人，在军民中有很高的威望。白公胜杀害他们，实际上已经把自己摆在了大部分楚人的对立面。

这就使得他的叛乱成功的难度提升了数倍。

早在白公胜造反之前，他曾想说服一位“力敌五百人”的勇士熊宜僚加入，他带着石乞去找熊宜僚，先聊文武之道，大家甚是高兴。说到兴头上，白公胜吐露了真言，希望熊宜僚加入，共谋造反的大计。熊宜僚断然拒绝。白公胜拔剑出来威胁：“我这么机密的事都跟你说了，你不和我干，我就杀了你！”熊宜僚面对明晃晃的宝剑，眼都不眨一下。对峙良久，白公胜无奈，叹息道：“好吧，看你也不会泄露我们的机密去讨好令尹，那就当没听到吧。”

白公胜起兵杀了几位叔父之后，又威逼宗室大臣屈庐说：“你若是不跟我干，我就杀了你！”屈庐笑道：“你杀了自家的叔父，还想我帮你，做梦么？我听说懂得天命的人，见到利益也不为所动，面临死亡也不为所惧；作为一位忠臣，为了履行职责，无论生存还是死亡，都应该坦然接受。我既懂得天命，又了解为臣之道，你还想威胁我？”白公胜见屈庐大义凛然，也把宝剑收回匣中，不再威逼。

还有一位叫庄善的大臣，听说白公叛乱，他对自己的母亲说：“母亲，白公胜造反，听说君王、令尹都遇难了。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要去自杀殉国。”他母亲大惊，流着泪说：“你抛弃自己的母亲，去给君王殉难？”庄善道：“给君主当臣子的，既然吃了君主的俸禄，就不能光顾着自己的生命了。何况，我之所以能奉养母亲，就是靠君王俸禄，如今怎能不报答呢？”他辞别母亲，坐上马车，往王宫驶去。快到宫门口时，庄善坐在车上，浑身发抖，好几次瘫倒在座位上。他的随从看他这个样子，问：“您是害怕了么？”庄善点头：“是啊，我害怕。”随从同情地说：

“既然害怕，那就别殉国了，回去吧。”庄善严肃地说：“害怕死，这是我私人的情感；为国殉难，则是公义所在。君子怎能因私害公呢？”他咬紧牙关，让随从在宫门口停下车，然后拔剑自刎，以死殉国。

熊宜僚、屈庐、庄善这些人，对白公胜的叛乱，采取的是一种“消极不合作”的抵抗，似乎并没能损害白公胜半分力量。然而，为了这种消极抵抗，他们连牺牲性命都在所不惜。这就是法统的力量。这些楚国人的态度，已经预兆了白公胜的失败。

当然，白公胜毕竟是有军队的。要收拾他，还得靠另一个人。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叶公沈诸梁（子高）。

沈诸梁先前就曾劝告令尹熊申不要召回熊胜。待熊胜回国后，沈诸梁料定熊胜早晚要叛乱，先在自己的封地叶地做好了准备。等到确知白公胜起兵造反，杀害三位王叔之后，立刻率领北部的军队南下，进入了郢都。

到达郢都北门的时候，有个人从城内出来迎接。看见沈诸梁没有戴头盔，他很不满意地道：“叶公大人，您为什么不戴上头盔？现在白公胜造反，全靠您平叛，全国人民像盼望父母一样盼望着您。您托大不戴头盔，万一被隐藏的小贼射死，那楚国岂不是没指望了？”

沈诸梁虚心纳谏，立刻把头盔戴上，继续前进。

结果走了没多远，又另一个人来迎接，看沈诸梁戴着头盔，也很不满意地说：“叶公大人，您为什么戴上头盔？现在白公胜造反，全国人民指望在您的带领下平定叛乱，只要您一句话，大家就能把白公胜那帮人杀了。现在您居然怕死戴着头盔，让父老乡亲们都看不清您的脸，这样谁还敢安心？”

沈诸梁听了两人的劝告，拿不定主意，但他还是把头盔又摘了下来，继续前进。

这和“父子骑驴”的笑话有几分类似，但沈诸梁的目的却是争取楚国的民心。他很清楚，民心才是平定叛乱的关键所在。

走了没多远，又碰见一位官员箴尹固，他率领部下准备去帮助白公胜。诸梁就说：“你可要想清楚。令尹子西、司马子期，都是楚国的大功臣。要不是他们几位，楚国早不知道成何模样了。现在白公胜杀害子西、